

乐观者的女儿

[美]尤多拉·韦尔蒂著



乐观者的女儿

〔美〕尤多拉·韦尔蒂著

主 万 曹 庸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udora Welty
THE OPTIMIST'S DAUGHTER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72
根据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乐观者的女儿
〔美〕尤多拉·韦尔蒂著
主 万 曹 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1 字数 101,000

1980 年 8 月新 1 版 198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原上海人民版）

书号：10188·152 定价：0.37 元



尤多拉·韦尔蒂

ACI 85/03

前 言

在当代美国的“南方文学”作家中，尤多拉·韦尔蒂是颇有成就并具有声誉的一位。她以1909年出生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大学毕业后，曾一度从事广告工作，后来辞职，专事创作。

尤多拉·韦尔蒂的作品，正如福克纳的作品以密西西比州北部为背景一样，大多以她家乡密西西比三角洲为背景。密西西比三角洲在该州中西部，是个土壤肥沃的冲积平原，那里盛产棉花，也是大种植场林立的地方。在韦尔蒂的作品，尤其是在她的短篇小说中，人物，故事，风土人情以至方言俚语，说话方式，无不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

韦尔蒂主要是位短篇小说家，她的作品被收入美国当代多种文集中，其受欢迎与重视的程度，似有超过亨利·詹姆斯和海明威之势。她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些破落的资产阶级人物，低等白人，黑人，生活面狭隘的孤单人物。她的短篇小说集有《绿帘窗》(1941)，《大网》(1943)，《金苹果》(1949)，《英尼法伦的新娘》(1955)。长篇小说则有写一个种植场主的家事的《德尔塔婚礼》(1946)；通过一个慈善心肠的蠢汉的奇特生活，写了一个古老的南方家庭的衰落的《庞德的心》(1954年，1956年改编为剧本)；写某个家庭各个成员在三十年代的风云变幻中失败了而终于又团圆的《失败的战斗》(1970)，后者获得豪厄尔斯金牌奖，被誉为1950—1955年美国最优秀的作品。她

于1971年，成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

《乐观者的女儿》出版于1972年。这部中篇小说问世后，受到美国文学界的重视，获得好评，得到同年度的普利策奖。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退休的老法官，年七十一岁；一个是他的继室，一年半前才结婚，是个年纪比他女儿还小几岁的北方女人；还有他的女儿，四十四、五岁，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尸骨也没找到，她在芝加哥某单位担任纺织品图样设计师。故事开始时，老法官因患眼疾进医院，女儿赶来服侍，这个女儿同继母接触后，立即产生矛盾。于是，她不免怀起旧来，前尘往事，不时同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待到老法官手术后死了，她和继母法伊一起扶柩回家，到家后，看到四邻亲友，家中各种器物以至环境布置，不禁触景生情，想到此后孑然一身，阵阵伤感不期而来。在即将返回芝加哥前，她百无聊赖之余，想找件什么纪念物，在柜里发现了一块发霉的、凹痕累累的和面板，这是一块她丈夫生前亲自做来送给她的已故母亲的，她想把它拿去作纪念，不料继母不肯，发生了一场争吵，虽然后来继母又要给她，她却不要了，她就这样撇下“记忆”走了。

这个中篇小说没有什么使人惊心动魄的情节，也不是什么重大的题材，只是写了一个家庭的风波，把老法官的女儿劳雷尔这个典型的南方妇女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展现出来。劳雷尔生活在自己内心所意识到的孤独里，仿佛她挑了很重的一副精神担子，父母死了，丈夫死了，这个家眼看从此不再属于她的了，她只能生活于沉思冥想中，生活于“记忆”中。作者就这样通过她的敏锐确切的观察力，通过她那独特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她那善于挖掘人物内心感情深处的细微变化的

艺术技巧，不夸张，不渲染，没用多大的环境气氛的烘托，细腻委婉地把人物身上颇具地方与时代特征的东西挖掘出来。这个故事，表面看来，只是囿于个人私事的一个家庭小悲剧，然而，由于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所处的特定环境是那么密切地交融在一起，处处让人看到了矛盾不是发生在什么真空中，而是同那个时代，那个世界，换句话说，是同美国当今，特别是同南方的具体环境密切相联的，生活与时代的浪潮时刻在冲击着她和她们。

同这个典型的南方妇女劳雷尔相对立的是那个来自北方的粗俗的妇女法伊，这两个妇女可说是既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两个人物。没有法伊的粗俗，就显不出劳雷尔的文雅，没有劳雷尔的沉溺于往事，就见不出法伊的执着于现实，故事就在这两个既有矛盾又有联系的人物间展开。法伊几乎一上来就成为产生矛盾的中心，她一开始就不赞成老法官眼睛动手术，认为老法官只是在修剪蔷薇时让枝丫“戳了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一心只想让老法官带她去度狂欢节。等到老法官动了手术后，据医生说，“那只眼睛已经明朗了”，在养息期间，必须静卧，可是，法伊为了要过自己的生日，竟去强拉老法官起床，就此教他一命呜呼。

“法伊这个人我可拿不准，”劳雷尔这样说，就劳雷尔那富有感情，温文尔雅的性格说来，法伊确实叫她“拿不准”，更何况劳雷尔认为，加速或促使她父亲死亡的就是法伊。法伊原先告诉劳雷尔，她家里什么人也没有，可是，后来老法官出丧那天，却来了一大家子人——母亲，兄弟，姊妹，侄甥等等。事后，劳雷尔责问法伊为什么说谎，法伊说，“要是我说过，那有什么关系，别人也都是这么干的，我干吗不该？”“这比我在這

一带听到的谎话还好些!”“我家里人至少不是伪君子。”从这里,可见法伊尽管“粗俗”,也还是多少个能够思考,善于比较的人物,人们认为她对一切都毫无所谓,她倒是颇有“城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社会一般人的精神状态。

看来在作者笔下,这个法伊也是个否定人物,小说中有两处写到她爱时髦,好修饰,一处是在老法官修剪蔷薇,从而引起眼疾的那天,她上美容院去,如果她不上美容院,老法官兴许不至于会去修蔷薇,也不至于会发眼疾;又一处是在劳雷尔行将离家前,看到她曾祖父在爱丁堡定做的那只大书桌上,原来一些足以引起遐思的摆设都没有了,却看到了法伊修饰指甲留下的几点指甲油。这里,不禁使人想起作者一篇讽刺现代庸俗生活的短篇小说《吓呆了的男人》来,这个短篇小说写了一些上美容院的女人,心甘情愿地忍受那据说能够美容的新奇的机械的折磨,她们还贪婪地阅读耸人听闻的电影杂志,整天东家长、西家短地道人隐私,搬弄是非,作者认为这些精神粗鄙庸俗的女人好象成了化石,连思想感情也没有了,而男人则让这些盛气凌人的女人给“吓呆”了。联系上述这篇短篇小说,作者在《乐观者的女儿》中这些细节描写,不无有因,它反映了作为南方人的作者看不惯北方人那种所谓物质文明的生活。

主人公老法官自称是个“乐观者”,然而,看来却是个无可奈何,自我解嘲的“乐观者”。他在动手术前,医生表示“这种手术,都不是百分之百可以预言的。”他说,“唔,我是个乐观者。”医生当即说,“我不知道世上是不是还有这么一种怪物。”在他担任芒特萨卢斯市长时,碰上发大水灾,他说,“对大水灾保持一点儿乐观主义,决没有什么坏处。”他前妻眼睛瞎了,他

也自称为“乐观者”。到了后来，这个老法官自己动过手术后，作者写道：“他，这个曾经自称为乐观者的人，却一次也没有表示过希望。现在，倒是她（指她女儿劳雷尔——笔者）在给他希望了。而这也许是个虚假的希望。”这样，这个虚假的乐观者，作者所以给他加上一个“乐观者”的称号，是含有讽刺的味道的。

劳雷尔历经了丈夫、母亲、父亲的相继死亡，悲痛的生活使她懂得控制自己。作者没有把她写成个精明能干、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没有把她写得婀娜多姿或激情洋溢，而是把她如实地写成个南方比较有教养而朴实的普通妇女，虽然忧悒悲伤，多愁善感，却持重理智，与轻率任性，粗野激动的法伊适成对比。老法官死时，法伊嚎啕大哭，痛骂医生，甚至责怪老法官没有实践带她去度狂欢节的诺言就此撒手走了。可是，劳雷尔却把感情埋藏在心里，不形诸色，好象一个人的生生死死，不过是个自然规律，漠然冷淡。最后，为了一块和面板，发生争吵，尽管她很想伤害法伊，还是克制下来，只觉得法伊“这个人自己一生并没有教会她自己怎样感觉。”一块和面板，撩起了劳雷尔一连串回忆，法伊却认为“这是世界上谁都最不希罕的东西”，并且宣称：“过去算不了怎么一回事，我是属于未来的。”难怪劳雷尔认为，“在这种生活中，象你这样的人，岂止一个。”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的冲突。劳雷尔并不是个一味屈从于命运的人，在她要离家的当儿，屋里飞进来了一只鸟儿，那个突然闯进屋子来的“蹩脚木匠”说，这是“不祥之兆”，后来又说，“它不是想飞进去，它是想飞出去。”女佣米索里则说，“一切鸟儿都要飞。”劳雷尔自己也说，“鸟儿都是向着亮光飞的。”这就间接点出了劳雷尔并不完全

是个消极“怀旧”的人物，劳雷尔毕竟也要“飞走”了，要离开这个除了使人撩起阵阵记忆，别无所有的旧家，回到芝加哥的“尘世”去生活了。最后，她清清楚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对过去“无能为力”了，“过去——永远也叫不醒了。”虽然“记忆在存在的瞬间是容易受损伤的，它就是为我们而活着，而在它活着的时候，在我们力所能及时，我们就当然能够把它放弃。”作家在这里，不是依靠冗长的议论，而是依靠小说中的人物劳雷尔及其周围人物的行动来表现自己的主题思想，从而赋予这个作品以较积极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韦尔蒂笔下的人物劳雷尔的“怀旧”，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些“南方神话”的制造者以及他们所制造的人物那种“怀旧”。他们在怀念内战前南方的所谓绮丽风光、武侠精神的同时，大为南方那个已经失掉了的“天堂”唱颂歌（也可以说是唱挽歌），在他们或他们笔下的人物看来，战前南方简直是个初民的极乐世界，乐陶陶的黑奴一面摘棉花、晒烟叶，一面纵情高唱悦耳的歌曲；贵族、种植场主对待奴隶，有如慈父之于爱子；黑奴忠心耿耿地供主子驱使，一片静谧和谐的太平景象。托马斯·纳尔逊·佩奇（1853—1922）那个短篇故事集《昔日的弗吉尼亚》（1887），詹姆斯·莱恩·艾伦（1849—1925）的《肯塔基歌手》就是这样一些作品。韦尔蒂笔下的人物劳雷尔更不同于三十年代玛格丽泰·密西尔那部为南方奴隶制度招魂的《随风去矣》（一译《飘》，1936）中的那个种植场主女儿斯加莱特·奥哈拉，这个骄奢淫逸的贵族小姐，满怀复仇倒算的卑鄙野心，不惜一再出卖自己，疯狂地要夺回已经失去的天堂。这正是韦尔蒂高出于上述那些作者的地方，也是这部小说应予强调的一个特点。

其次，这部作品写得平易朴实，如实反映那个特定环境的特定事物，不以离奇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平静地按照生活之流展开情节。不可否认，小说中仍多少有点福克纳影响的痕迹，例如，在医院候诊室里，来了一大帮病人家属，那个老太太同法伊十分热络，说话颠三倒四，后来老法官出丧时，这一帮子人又涌来了，劳雷尔这才知道原来就是法伊的母亲等家人。又如法伊这个人物，有时神情恍惚，不可捉摸。但是，尽管如此，《乐观者的女儿》并没有象福克纳的小说那样，尽是潜意识、意识流之类的东西，文字上也不是晦涩难懂。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今欧美一般小说，时兴滥写男女关系，甚至不惜大肆渲染，非写得淋漓尽致不肯罢手的情况下，这部小说却丝毫没有这类败笔，而是态度严肃，笔下干净，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乐观者的女儿》这部小说，对我们说来，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开阔眼界，看看今天美国社会精神状态的一面，看看美国文学，尤其是“南方文学”的一种趋势，同时，在艺术技巧上，也不无可供借鉴之处。

曹 庸

一九八〇年一月

一个护士给他们拉开门，麦凯尔瓦法官先走进去，他的女儿劳雷尔和妻子法伊跟在后面，他们走进了医生将要为他检查的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里。麦凯尔瓦法官今年七十一岁了，他个子高高的，动作迟钝，照例戴着一副系着缎带的眼镜。这会儿，他把眼镜拿在手里，坐在比医生坐的凳子还高的那张王座似的转椅上，劳雷尔和法伊分立在两旁。

劳雷尔·麦凯尔瓦·汉德是个四十四、五岁的妇女，细长的身材，娴静的外表，头发的颜色还相当深。她穿的衣服式样和料子都很别致，不过，她那套衣服在新奥尔良说来，还是冬令服装，裙子上有着一道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显出缺少睡眠。

法伊穿着一件缀着金钮扣的衣服，显得个子瘦小，面色苍白，一只穿着凉鞋的脚轻轻地敲着地板。

这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早晨。新奥尔良人全都在市外。

考特兰医生准时来到了，他阔步穿过房间，同麦凯尔瓦法官和劳雷尔握握手，他们还得把法伊介绍给他，法伊同麦凯尔瓦法官结婚还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接着，医生在凳子上坐下，脚跟搁在横档上。他仰着脸，凝神端详，仿佛在新奥尔良等候麦凯尔瓦法官的就是他——为的是要送给这位法官一件礼

物，或者等着法官给他带来一份礼物似的。

“纳特，”劳雷尔的父亲开口了，“麻烦的是，也许我不象过去那么年轻了。但是，我却相信我这双眼睛有点不对头了。”

考特兰医生，这位著名的眼科专家，仿佛世上的时间都属于他似的，又起了那双乡下人的大手。在劳雷尔看来，他那些手指是多么灵巧，似乎只消碰一碰手表的表面，就能准确地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

“算起来，这一点不舒服是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①那天开始的，”麦凯尔瓦法官说。

考特兰医生点了点头，好象对这一点不舒服来说，这倒是一个好日子。“请把这一点不舒服说给我听听，”他说。

“我已经进了屋子。那会儿，我刚刚修剪了一阵子蔷薇——你知道，我已经退休了。我站在前门廊那一头，望着街上——法伊已经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凯尔瓦法官一边说，一边望着法伊，露出宽厚的微笑，可是，看来却很象是不高兴的样子。

“我只是上街到美容室去，让迈蒂斯给我卷卷头发，”法伊说。

“我看了一会儿无花果树，”麦凯尔瓦法官说，“就是那棵无花果树！那几只旧的吓鸟器发出阵阵闪光，那还是好多年以前贝基觉得应该给缚上去的！”

两人都微微一笑。他们虽是两代人，却是同乡。贝基就是劳雷尔的母亲。那些自制的小小的反光器，是一些铁皮圈，在七月里，根本赶不走来吃无花果的鸟儿。

^① 乔治·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他的生日是2月22日。

——译者

“纳特，你也一定记得，那棵树就栽在我家后院和你母亲用来作牛棚的那个地方的中间。但是，当我转过头去朝法院那边看的时候，它仍闪个不住，”麦凯尔瓦法官继续说下去。“所以，我不得不断定，我连背后也看得见东西了。”

法伊哈哈大笑——一种单调而尖锐的笑声，跟乡下佬的笑声一样滑稽。

“不错，那是不舒服的。”考特兰医生在坐凳上向前挪动。“我们就来好好地看一看。”

“我看过啦，我看不出里面有些什么，”法伊说。“也许是那些个枝丫呀，有一枝戳了你一下，亲爱的，不过，它没有留下刺来。”

“不消说，我的记忆力已经不行啦。贝基准会说我活该。攀藤植物在开花以前，本来就不是修剪的时候，”麦凯尔瓦法官依然推心置腹地继续说下去；医生的脸跟他的脸贴得很近。“但是，我发现贝基的攀藤植物是不大会凋谢的。”

“不大会，”医生悄莫声儿地说，“我相信我姊姊从贝基小姐那里剪来的一枝攀藤植物，至今还在生长。”不过，在他探过身子去关灯的时候，脸色显得十分恬静。

“多黑呀！”法伊轻轻地叫了一声。“他干吗非上那儿去不可，去跟那些个荆棘搅在一起呢？就因为我出去了一会儿吗？”

“因为在家乡，乔治·华盛顿的生日，从来就是修剪蔷薇的好日子，”医生声音亲切地说。“你本该叫阿德尔过去给你修剪的。”

“啊，她是要帮我修剪，”麦凯尔瓦法官说，把手轻轻一挥，好象在谢绝她似的，“当时，我想我应该也懂得一点儿修剪的

诀窍。”

劳雷尔曾经看过他修剪。双手拿着一把大剪刀，象在跳着一种累人的莎拉邦舞，这边剪一枝，那边剪一枝，仿佛是在向他的舞伴鞠躬，弄得矮树丛也大惑不解。

“从那次以后，你还感到什么不舒服吗，麦法官？”

“啊，视觉有点儿模糊。就象当初那点儿不舒服，我根本没有去注意它。”

“所以说，为什么不听凭造化来安排呢？”法伊说。“我一直就是对他这么说的。”

劳雷尔刚从飞机场来到这里。她是从芝加哥乘夜班机来的。她对这次会面，事先连想都没有想到，还是在昨天晚上的长途电话中商定的。她父亲住在密西西比州的芒特萨卢斯老家，不喜欢写信，专爱打电话，但是，这回的通话，他说话不多，使人觉得奇怪。临末，他说，“顺便提一下，劳雷尔，近来我的视觉有点儿小毛病，我想让纳特·考特兰有个机会看看他能找出点什么来。”他还补上一句，“法伊说她要跟我一起去，顺便买些东西。”

他这样对自己表示担心，正跟他说身体有毛病同样使人觉得新奇，于是劳雷尔乘飞机赶来了。

医疗器械上那只亮得教人难受的聚光镜，仍然悬在麦凯尔瓦法官紧绷着的脸和医生那张看不见的脸的中间。

最后，天花板上的吊灯又亮了，考特兰医生站了起来，仔细端详着麦凯尔瓦法官，麦凯尔瓦法官也仔细端详着他。

“我想我是在给你带来一点事儿，好使你忙碌一阵子，”麦凯尔瓦法官以合作的声气说，这是他在退休以前经常要说的一句话。

“你右眼的视网膜已经剥离啦，麦法官，”考特兰医生说。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装好的，”劳雷尔的父亲说。

“不能再浪费宝贵的时间了，需要马上修补。”

“行，你什么时候能动手术？”

“戳了一下就得动手术？那些老蔷薇干吗不给我都死掉？”
法伊叫了起来。

“可是，这只眼睛并没有给戳过。毛病不是出在他眼睛的表面，而是在里边。闪光嘛，也是这样，他用来看的那部分出了问题啦，麦凯尔瓦太太。”考特兰医生从法官和劳雷尔那边走过来，向法伊招招手，叫她到他挂在墙上的那幅挂图跟前。她身上发出一阵阵香水味，走到挂图跟前。“这是我们眼睛的表面，这是内部，”他说。他在挂图上指出该怎么办。

麦凯尔瓦法官弯下身子，跟坐在他下边椅子上的劳雷尔说话。“那只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吧！”他说。

“我真弄不懂，为什么偏偏要让我碰上这种事，”法伊说。

考特兰医生引着法官走到门口，进了走道。“你就在我办公室里随便休息一下吧，先生。让我的护士再打扰你一下，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他回到诊察室后，坐在病人的坐椅上。

“劳雷尔，”他说，“我不想自己动手做这个手术，”他迅速地继续说下去，“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的母亲。”他掉过头去，可以说这是他第一次直望着法伊。“我的家庭跟他的家庭是老世交了，”他对她说——这句话，除非是说来提醒一下不知道的人，否则是从来不说的。

“是在什么地方剥离的？”劳雷尔问道。

“靠近中间的部位，”他对她说。她一直望着他的眼睛，他又补上一句，“没有肿瘤。”

“就算我让你试一下，我想我也应该先弄明白，将来他的视力会怎么样，”法伊说。

“唔，那首先得看剥离的情况，”考特兰医生说。“其次，得看外科医生的修补功夫，第三，得看麦法官愿意听从我们的吩咐到什么程度，最后，得看上帝的意旨。这位姑娘总还记得的。”他向着劳雷尔点点头。

“作手术可不是什么一撒网就捉得了鱼儿的事，这我十分清楚，”法伊说。

“你总不希望他等到那只眼睛完全失明吧。他另外一只眼睛还长上了白内障，”考特兰医生说。

劳雷尔说，“我父亲有白内障？”

“我在离开芒特萨卢斯以前就发现了，已经生了好多年了，长得很慢。他是知道的；他认为它不会再发展了。”他微微一笑。

“这跟母亲的白内障一样。她就是这样开始的。”

“喂，喂，劳雷尔。我没有多大的想象力，”考特兰医生声明。“所以我做事小心谨慎。我过去在家乡的时候，跟麦法官和贝基小姐他们都很接近。你母亲的情况我都亲眼看到。”

“我也在那里。你知道，谁也不能怪你，或者认为你能预先防止什么事情——”

“如果当时我们会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就好啦。就你母亲来说，那只眼睛只不过长上白内障罢了，”他说。

劳雷尔直对着那张富有经验的、完全不是狡诈的脸看了一会，他那遥远的密西西比故乡的情景全都呈现在他的脸上。